

2014 音乐剧

演出市场发展迅速 量大质差仍是问题

□张春娟

2014年,中国的音乐剧创作与演出市场蔚为壮观,不仅一些经典的百老汇音乐剧如《歌剧魅影》《猫》《音乐之声》等仍在热演,而且出现了许多新的原创剧目,如上海文化广场连续上演三部原创华语音乐剧《搭错车》《简·爱》《纳斯汀·阿凡提》,原创音乐剧《焦裕禄》以及东莞制作的原创音乐剧《聂小倩与宁采臣》等。总体来说,2014年中国的音乐剧创作与演出市场发展迅速,但仍然存在着量大质差、观众认知度较低的问题。回首音乐剧创演历程,对于音乐剧创作来说,需要立足本土、深入生活,在植根人民的基础上打造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音乐剧舞台艺术精品。

思想精深 寓教于乐

一部音乐剧作品深刻与否,与其承载和反映的思想主题有着很大的关系。优秀的音乐剧作品之所以能够传承于世,不仅在于其精湛的艺术形式,更在于反映了深刻的思想主题;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也在于其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与厚重的思想主题,能够激起人们的情感、扣动人们的心灵。

由新绎文化出品的百老汇音乐剧《森林诱惑》是2014年音乐剧市场的一大亮点,该剧于2014年11月8日开始在解放军歌剧院展开演出,到今年2月1日完成了100场的驻场演出。众多观众称这部音乐剧寓教于乐,值得让人百看不厌。分析其原因,不仅因为它是一部从百老汇引进的经典剧目,更多的是《森林诱惑》在“中国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胆革新。这些革新的举措无一不体现出新绎文化在创新的同时植根于中国本土,在打造艺术精品的同时寓教于乐,争取用好的艺术表现形式去带领人们分辨人性是非、辨别假恶丑丑。

再如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制作的原创音乐剧《焦裕禄》,该剧以焦裕禄的事迹为蓝本,立体刻画了焦裕禄波澜壮阔的一生,特别是在他兰考最后的生命历程。在当今时代演出该剧,不仅在于对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的颂扬,更在于对焦裕禄模范事迹为依归所形成的“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勤俭节约、艰苦创业,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怕困难、不惧风险,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焦裕禄精神的颂扬。此外,该剧除了诠释焦裕禄的真实事迹之外,还运用了符合新时代背景和当今社会大众审美需求的呈现形式,尤其是与当地审美艺术相结合,适当融入了兰考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麒麟舞”,既充分表现了英模人物无私为民、克己奉公的人格魅力,又带给了观众美的艺术享受。

回顾2014年的音乐剧创演市场,虽作品丰富,但思想精深、寓教于乐的作品少之又少,原因在于创作者很少深入生活、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本土实践。《俄克拉荷马》是一部优秀的音乐剧作品,至今仍能成为经典的原因在于该剧创作者能够深入生活,采用了接近生活的农村题材,关注了美国西部的社会状况,并采用了流行于当地的口语化台词。在思想主题的打造上,该剧宣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反观我们的国内市场,

能够深入生活实践的创作者少之又少,深入生活实践并能够将其生活体悟和社会问题展示在作品中的音乐剧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创作思想精深、寓教于乐的作品需要呼吁更多的创作者植根于生活,关注社会问题和现实题材,创作出真正受老百姓欢迎的优秀音乐剧作品。

艺术精湛 精益求精

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是音乐剧的重要演出场所,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两个地区创作演出了多部音乐剧作品,但反观音乐剧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可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而这些留存下来的音乐剧作品大多具有精湛的艺术形式,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成为音乐剧舞台上的常青树,如近几年仍然在中国音乐剧舞台上热演的音乐剧《猫》与《音乐之声》便是典型代表。

在2014年中国的音乐剧舞台上,同样涌现出不少原创的优秀音乐剧作品,但这些作品是否能够经得起岁月的冲刷和历史的考验,在音乐剧的历史上留存一席之地,还需要在不断演出与打磨修改的基础上精益求精、苦下功夫。如由JDF金典工场出品的大型原创音乐剧《上海滩》,该剧集结了一支由中国内地、中国港台地区及欧美、日韩创作精英组成的国际主创团队,不仅力图通过舞台上富有老上海独有的建筑装饰,璀璨的跑马灯、木质的旋转门、古朴的橱窗、老式的柜台等来体现当年上海滩风起云涌的变化场景,而且综合运用全息影像技术,从而实现舞台演员与虚拟影像的互动,堪称一部艺术精湛的音乐剧作品。但对剧情的改编稍欠妥之处,该剧选用了《玫瑰玫瑰我爱你》《天涯歌女》《夜来香》这3首经典的老上海歌曲,但在与剧情的结合上稍显不足,歌曲在音乐剧中的叙事性作用凸显得不够明显。

再如新加坡华语音乐剧《搭错车》,该剧为了刻画人与人之间如同玻璃般脆弱关系,在舞台设计、服装设计和道具的设计当中,结合特有的材料打造出碎玻璃的美轮美奂,恰似人与人之间的一面看不见的屏障。但该剧在艺术精湛方面还待进一步修改和打磨,如在舞台上如何体现“哑叔”和养女“阿美”的生活困境,如何体现他们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心理刻画方面还需进一步斟酌完善。

此外,由李盾制作的原创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与袁鸿、文智制作的《聂小倩与宁采臣》也堪称艺术精湛的上乘之作。为打造《妈妈,再爱我一次!》,制作人李盾特别邀请到了韩国著名音乐剧艺术总监刘熹声及舞美总监徐淑珍,加拿大太阳马戏团首席灯光师阿伦·罗尔帝,美国salsa舞世界冠军西昂,日本3D影像设计师那须昭彦等国际水准的主创团队加盟该剧,组成了国际化的制作团队,为该剧的质量保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剧自2013年4月21日首轮试演以来,已在全国18个城市演出近40场,5万余人观看了演出。音乐剧《聂小倩与宁采臣》取材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广为人知的聂小倩与宁采臣故事。在音乐方面,该剧运用了京剧、民间小调和极具东方色彩的音乐元素,在保留传统精

华的基础上,展现出人物角色复杂的内心世界,剧中亲民的唱段也是一大特色,旋律细腻婉约,唱词典雅诗意,非常适合传唱。但在艺术精湛、精益求精方面尚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制作精良 以质取胜

美国音乐剧制作人托尼·史迪马克在接受相关记者采访时曾说:“在中国制作音乐剧,难的不是没有才华的艺术家,而是没有制作人,也没有一个让制作人进行学习的地方。在百老汇,一部音乐剧要通过很长时间的运作才能有回报,但在中国,很少有投资者有耐心等待回报。他们希望很快拿到回报才肯投资,但在音乐剧这个行业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中国的音乐剧市场,在制作方面不是惟豪华是取,而是呼吁制作的精良化,以质取胜。

2014年,中国的音乐剧舞台上有多部制作精良的音乐剧剧目在上演。这些音乐剧中有很多是世界经典音乐剧或由经典音乐剧改编的剧目。如百老汇音乐剧《Q大道》与《音乐之声》。《Q大道》由词曲作者罗伯特·洛佩兹和搭档杰夫·麦克斯共同创作,讲述纽约贫民区一群年轻人的生活故事。该剧于2003年登上百老汇舞台,2004年,《Q大道》一举夺得了音乐剧的最高荣誉——托尼奖“最佳音乐剧”、“最佳词曲”、“最佳剧本”三项大奖,随即又创造了在百老汇连演6年、超过2500场的不俗纪录,被誉为“是一场民意的胜出”。2014年11月7日至12月21日,这部备受好评与期待的作品再度来到上海,连演33场。该作品一反同时期百老汇音乐剧“大制作+豪华布景”的风气,在制作上追求精良简约,以质取胜。因而不仅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版本,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上演,直至今日依然热度不减。

2014年11月,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版音乐剧《音乐之声》全世界巡演来到中国,弥补了中国人看不到音乐剧《音乐之声》舞台版的遗憾。该剧制作精良,13个集装箱的精致道具,16个活泼机灵的外国小演员,16场原汁原味的原版演出,22首风靡50年的经典歌曲……为中国观众带来一部适合阖家观赏的传递“真善美”正能量的音乐剧。

此外,德语音乐剧《伊丽莎白》也是2014年出现在上海舞台上的又一道亮丽风景线。相比于百老汇式的音乐剧,德语音乐剧不追求泛娱乐性,也不会为了歌曲的流行而脱离戏剧刻意制造“好听”的音乐。甚至于不刻意追求剧作的商业性,但却因制作的精良、主题的深刻而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

总之,一部优秀的音乐剧作品不仅要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而且需要在制作精良上苦下功夫。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不从内容和艺术本体出发,单纯追求豪华大制作,以简单的视觉冲击代替艺术本身所应具有的思想力量和美感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在短时间内引起了观众的巨大关注,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惟豪华是取的创作模式必然将音乐剧创作引向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因而,在当代创作音乐剧作品,应当除陈痼疾、革新利弊,争取制作的小规模、精标准、以质取胜。

史诗话剧《丝路天歌》宁夏首演

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的诗化表达

由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主办,宁夏演艺集团承办的大型史诗话剧《丝路天歌》日前在宁夏人民大会堂首演。该剧由李宝群编剧、吴晓江导演,以唐贞观20年,大唐天子李世民亲临灵州,会见西北各族首领为背景,讲述了一群来自不同民族、怀揣不同梦想的人们,穿沙漠、踏戈壁、翻雪山、驻边城,最终亲眼看见了波涛汹涌的黄河,进入美丽的银川平原,奔向灵州的故事。该剧从前期策划、筹备、修改到演出历时近两年。在演出后举行的专家座谈会上,与会者认为,该剧立意好、题材新,

是一部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具有艺术创新性的好作品。

该剧是一部“在路上”的作品,刻画了汉人、党项人、吐蕃人、波斯人等四组力量,最初,他们相互隔阂、戒备、仇恨,但患难之中,人性中的真善美,对生命的爱,对美好生活的理想家园的憧憬使他们成为生死与共的挚友,共同走向了一条寻找家园、寻找梦想的道路。与会者认为,从题材选择上看,该剧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历史感和当下性,以诗化的方式,表达了多民族和谐发展、迎接自然挑战,最终相互交融、共同繁荣进步的历史进程,表达出了博大

的民族胸怀。从舞台呈现上看,该剧将话剧、歌舞、音乐等多种艺术元素融为一体,借助多媒体、灯光、音响等丰富的舞台表现手段,展现了西域丝绸之路的民族风韵、地域风貌和乡土人情,不仅给人以强烈的视听震撼和心灵启迪,也进一步凸显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感召力,以及人类需要团结友善,需要和平安宁,需要文化共融,需要用爱化解仇恨的现实主题。此外,与会专家还对剧情构架、人物关系、矛盾冲突、演员表演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徐健)

国家艺术基金举办资助项目管理工作培训班

国家艺术基金日前在京举办了资助项目管理工作培训班。各省(区、市)文化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解放军总政宣传部艺术局等部门分管领导、相关责任处室和具体承办单位负责同志,以及艺术基金2014年度立项资助项目负责人近300人参加了培训。

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蔡武指出,国家艺术基金自2013年12

月30日正式成立以来,在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艺术创作项目管理上,担负着重要的责任。艺术基金的很多工作都是探索性的、开创性的,没有现成的模式能够套用,困难不少,挑战很大。一年来,艺术基金从“零起点”出发,坚持“开好头、起好步、走对路”,边实践、边总结、边提高,在学习中成长,在探索中前进,围绕资助项目征集、评审、立项和签约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很好地完成了成立时确定的目标任务。他希望,省级文化主管部门要抓住机遇、全面动员、重点指导,组织好、协调好、服务好本区域内艺术单位和艺术工作者做好项目申报工作,把有基础、有潜力、有特色、有优势、有前景的项目推荐出来。要切实负起监管责任,认真做好项目实施的监管工作,确保资助项目高起点运作、高标准实施、高质量完成,出精品、出人才。

(徐健)

《好男儿之情感护理》:抚平了受伤的心灵

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海宁爱迪泰乐兄弟影业、派拉维影视传媒、北京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的都市生活轻喜剧《好男儿之情感护理》今晚登陆央视八套黄金档,该剧由杜军执导,张译、高露、李晨、战菁一等联袂主演。剧作从道谢公司业务员郝男儿的视角展开,以他的工作和生活为叙事线索,描绘了一幅当代生活群像。张译再展自己“多面手”的实力,主演、编剧两头挑,一个因为同名同姓而混淆了身份,逆转了命运的故事势必让观众看得“停不下来”。

从“道歉大师”到“分手大师”再到《私人定制》中的愿望规划师、情境设计师、梦境重建师、心灵麻醉师,越来越多让人意想不到的职业出现在荧屏上,看似荒诞实则是对当下现实的一种关照。在《好男儿之情感护理》中,郝男儿以替人道谢为职业,面对一个个火冒三丈、拒绝沟通的道歉对象,他只能从根本入手,寻找他们愤怒和无奈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他了解前因后果,抚平了一颗颗受伤的心灵。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每个人都步履匆匆,孤独成了现代人难以治愈的顽疾,而这些稀奇的职业无一不是对孤独灵魂的抚慰。

(央讯)



争鸣

在契诃夫155周年诞辰之际,《万尼亚舅舅》登上了首都剧场的舞台。去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也曾排演过一部《万尼亚舅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而此次由李六乙执导的版本,也以其新颖而独特的表达引发关注,成为对艺术演剧传统与导演艺术风格冲突与融合的一次挑战。

演出伊始,所有演员都出现在舞台之上,他们分坐在舞台四周的椅子上。道具便是椅子——众多椅子散落在舞台各处,当然还有两个秋千。舞台后面的背景布右上方悬挂的牌子上用英语写着:Uncle Vanya, We need rest.演员在演出过程中,或者一成不变地在台上默默行走,或者在突然出现的追光灯下开始大段独白。或许导演有自己想表达的理念,而且,李六乙也曾说道:现在讨论看懂不懂是不是很可笑?但在笔者看来,讨论非常必要。因为一出剧目的公开演出不应该成为导演自娱自乐的过程,如果对于绝大多数买票看戏的观众而言,都感到表达的模棱两可,那么演出就有可能存在导演理解的误区。

笔者感觉上半场演出的演出之善可陈。沉闷是上半场演出的关键词,椅子是主要演员。李六乙将中国传统戏曲的一桌二椅代表万物的理念加入他的舞台设计中,的确是一个创新。散落在舞台上的椅子不但折射出演员心理的混乱纠结,也同时营造出进退维谷的困境。随着椅子不断地增加,也暗示着人的境遇的不断变化。投射在舞台背景上的椅子的影子,恰好像一座巨大阴暗的城堡,使人陷入其中无处遁逃。笔者觉得值得商榷之处在于:既然一桌二椅是中国传统戏曲的理念,这一桌二椅恰恰是传统中国文化中虚实相生的精粹所在。在空间的形象思维中,一桌二椅极大地丰富了舞台空间,就像中国画中的留白一样,没有水墨之处,恰恰是意境所要表达之意。但李六乙把此理念加入该剧表演之中时,又恰恰让舞台空间中堆满了各种椅子。这样一来,折损了观众去想象、去审美的余地。在上半场的演出过程中,主演万尼亚舅舅的濮存昕除了参与了少数演出之外,一直盖着破布躺在舞台前方的角落里,似乎整个演出忽略了他的存在,一次又一次的惊雷吵醒了不少现场的观众,“舅舅”却没听见。倒是中场休息时,其他演员上前把他叫醒,才提醒观众——可怜的“舅舅”的确需要休息了。演出之中,每个演员都有大量的独白,使人不得不联想到这不是一场演出,而是一场台词朗诵大赛。这一点,似乎也契合了布莱希特叙事剧的特征:表演的一部分是需要讲述进行的。演员在叙述过程中,在情节中跳出跳出,使得观众去判断,去思考。但是,如果是大段大段的独白,必然会使得表演张力不够,情节不够紧凑,表演略显拖沓。

到了下半场演出,当矛盾冲突渐渐显露时,演出才变得富有吸引力。当一切步入正轨时,演员自然表演到位,戏剧张力也开始显现。但是,很快演出又开始趋于平淡。对此,笔者也慢慢注意到导演的用心所在——他就是不想按照传统戏剧的演出方式将自己的想法呈现给观众。大家都以为会回归传统戏剧形式时,他偏偏要剑走偏锋,重新回到李六乙的风格上来。对于此次演出,我们明显体会到导演的意图:戏不是演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对话的困难,人的困境也要有此体现。

濮存昕的表演真的是炉火纯青,对节奏的把握,对情节的控制,对情感的表现都是那么自然,拿捏的十分准确。但是,在对于万尼亚舅舅的角色定位上,显然还有需要改进之处。该剧应该是表现一个“小人物”的悲剧,对于万尼亚舅舅来说,他是一位带有悲剧性格的人物,他狂热地崇拜着他的姐夫,但是却发现那位高高在上的教授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对于叶莲娜充满了爱

个人色彩浓郁的「舅舅」

——话剧《万尼亚舅舅》观后 □段耀国



慕之情,终于有机会鼓起勇气去表白时,并没有得到欢喜的回报,恰恰撞见了医生与叶莲娜的亲密之举;对于庄园,他将所有心血倾注其中,最终竟然沦落到几乎无家可归。万尼亚舅舅是可怜的,是一位“失落之人”,他的失落感一是来自于偶像的坍塌:对教授崇拜了多年,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被“骗”了;二是来自于对叶莲娜求爱的不成功,爱情的失败使他倍受打击;三是出于对教授要出售自己辛勤劳作了25年的庄园的愤怒,自己可能会和老母亲老无所依。在命运的种种打击之下,此时的万尼亚舅舅不知所措,如果用个词来概括的话便是迷惘:对精神追求的迷惘,对自身命运的叹息,对自己前途的不确定。但是,这些并没有让万尼亚舅舅一蹶不振,相反,他还是积极的去与命运抗争,为自己争取到活下去的理由。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万尼亚舅舅是有勇气与激情的,而且也是有头脑的。但是在下半场的演出中,我们体会更深的在于万尼亚舅舅所表现出的颓废与意志的消沉。诚然,万尼亚身上不可能没有颓废之情,但是,使观众动容的地方,不应该是同情,既然要表现小人物的悲剧,那么,真正的悲剧精神才应该是打动观众的关键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演出中,一把吉他也占据了重要的角色。剧中,吉他弹出的优美旋律很好地烘托出场上的氛围,诠释了演员的情绪。演出结尾,吉他被弹奏者突然狠狠地砸碎在舞台上。在这一点上,显露出导演的才华:当观众正平静地等待剧情落幕之时,他用这种方式使观众“猛醒”,不但渲染了演出效果,也向观众传达出了戏剧演出所蕴涵的意义——打破一成不变的秩序。(摄影:王雨展)